

元史本傳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末文章氣委薺而詞骯骯弊已甚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尤多自秘重不妄與許至元大德間



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于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病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 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論卽厭去游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已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廸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旣而以恩



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  
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  
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  
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  
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  
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以畢卽以家事屬諸  
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游西眺不  
十里近纔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  
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敘

有宋戴剡源文鈔凡四卷蓋得諸四明  
范子石牕云石牕與予後先執灑掃於  
梨洲先生之門先生每論文必稱剡源  
不置惜無刻本未能廣傳一日石牕携  
以見授因爲手錄成帙秘枕中者七八  
年矣自予學圃龍山荷鋤之暇時出其



書盤石上行吟坐諷未嘗不精神寂莫  
穆然想見其爲人適從子仲安來有奇  
文共賞之請遂付剞劂先是石牕挾是  
編渡黃河而北也忽風雨驟作魚龍亂  
飛箱篋貲囊盡委水若而此編歸然獨  
存豈剡源固越人南枝之戀愴北風而  
思返耶抑天之未喪斯文也將試諸危

嶮震蕩冀託諸西村壑人而欲享以千  
金也嗟乎文之在天地間一氣而已矣  
天地之氣鬱而不舒則擊而爲雷閃而  
爲電夫人乘天地之氣以生文之而當  
時莫能鳴其豫卽遲之又久而天下後  
世必不能閱其光故讀其書論其世而  
其人之語嘿憂患如親炙之所謂藏諸



名山傳之其人是也且剡源之時何時  
乎陽氣旣遁於黃鍾變徵絕弦慨當以  
慷乃一不露其鋒芒而韻味深長初讀  
之朗月入懷也旣而悽風苦雨中猿吟  
而鶴唳也又旣而泠泠乎飄飄乎行雲  
御風轉春和之沃若也剡源乎蓋得天  
地之中氣鬱而不舒必待雷電交激而

後百果草木皆爲之甲坼乎紀其代閱  
三數朝問其時歷五百幾十歲始得從  
塵煤蟲鼠之餘發其光采非其氣足以  
留之不至此予老而失學喜得阿咸富  
於春秋嗜書慕古表章先輩他日讀中  
秘書見所未見如剡源者皆得詮次而  
流傳之皆於是爲息壤矣爰手書簡端



上正先生先生當所然謂石牕能傳其  
習以公之於友仲安又能廣其傳而且  
及於天下後世是予之幸也夫是予之  
幸也夫

康熙歲次戊辰陽月朔西日觀山樵朱  
邁書於南陔草堂



叙

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秘諸  
帳中或取數卷邕丁寧曰唯我爾共之  
勿廣也夫充之文未行世邕能賞識則  
得矣靳而勿廣未勉私所好焉且文之  
至者固非一人所得終秘者也剡源戴  
先生在淳佑大德間與柳文肅並以文



金一  
章爲東南名宿顧柳集賴門人以傳而  
剡源文則幾至湮沒梨州黃先生表而  
出之以授石窓范先生石窓先生攜其  
集渡河而北魚龍翻飛卒不可奪以示  
家叔氏日觀先生日觀先生又勿之秘  
出其書以授小子思贊思贊讀訖而歎  
曰有是哉閱四百餘年兵燹風波之險

而精光不沒予生也晚猶得從諸長者  
之後一窺其議論未必非造物之有待  
于予也予固陋雖不足以知剡源之文  
不亟播之以公當世則又烏知大儒具  
眼肆爲鈎索互賞珍奇者皆當勿秘其  
美而廣其傳也哉用是付棗梨并序得  
是書之顛末庶見諸君子之有功剡源



不淺若曰思贊將附以不朽則勿敢居也剡源自序六歲知爲詩其序人詩每自許不置惜未得合而梓之豈當世更有如梨州石牕日觀諸先生者寶其詩而將余告乎則又予之所深幸而企望者矣

崧

康熙歲在戊辰冬仲漁村馬思贊仲安  
撰





剡源先生文鈔目錄

卷一 記十六首

喬木亭記

質野堂記

廣心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容膝軒記

充安閣記

芷屋記

玉林記

秋山記





中枝山葬記

唐畫西域圖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此樂堂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卷二 序三十六首

趙子昂詩文集序

仇仁近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李時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洪潛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國南仲詩後序

朱伊叟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端叟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游南巖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千峯酬倡序

送陳養晦遠游序

送陳聖與游闕里序

送張叔夏西游序

送鄧善之序

送曹士弘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甘老秀才序

送談星者謝生序

送子儀上人北游序

李氏旋譜後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送謝仲潛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卷三 墓志銘四首

游縣丞墓志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

單君範墓志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

卷四 題後書九首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趙幾仲詩編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題梅菴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蕭子西詩卷後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趙子昂琴原律畧後

題唐師善談乘



剡源先生文鈔

卷之一

梨洲黃宗羲點定

後學

朱爾邁人遠

馬思贊仲安

全訂

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忠烈王嘗以功開國於 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焉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騶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鼉笙絲磬箎相讌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構纍纍然無閒壤豈惟清河雖他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睹官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



亦皆溼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煙蔽遮林樾清湊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嘆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爲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於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饑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疇昔之髣髴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就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舒吾憂也爲之徘徊爲之偃

息爲之畱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憇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臥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臥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爾汝蓋吾昔也無求於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驚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庇數畝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勲名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哉于是張君止嘆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



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蓋書其詞于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遊，老而羈栖，獨嘗嘗以爲異時儻得餘閒，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于道路，使但爲尋嘗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携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潔修，雞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美。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簡，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備貸雜費之餘，尚畱三千緡以爲陸



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隣之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峇窳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烟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徑術禾黍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嘆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水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群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

游顧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聞而愈笑先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于質野堂云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場曰滙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停  
坡。其水春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滙。獨近乎儒  
者祥卿之居。則襟靈發舒。瞻眺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  
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  
奇之。余獨晚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  
百里數十里纔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卽止而爲  
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  
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  
山偏而偏。今夫滙溪是當鄞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  
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滙溪之中。爲止之又

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懽而遊。望其東之諸峯。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咏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罌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烟霞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鸚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絲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齊魯安期生。賜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遊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却之。如棄涕唾。想其靈臺太宇。池融淵淨。畧無絲毫畦畛。邊幅傳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夫人之

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灑。門不輟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盛年懷儒官之牒。不求調。授子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真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水心雲意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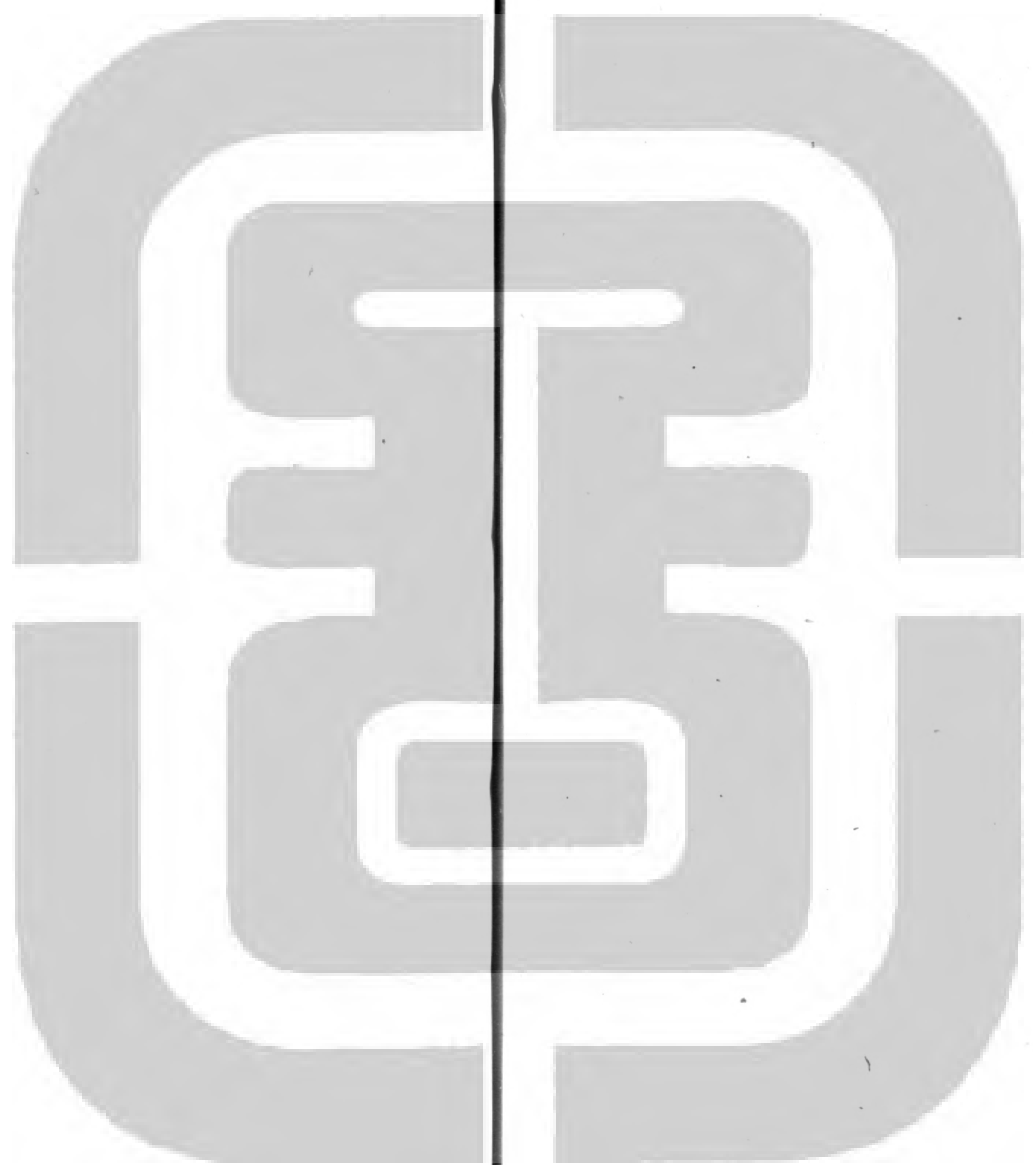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旣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游宦爲樂。雖西塘闐闐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旣披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我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



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嗟之，陷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歎，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僮妓笑歌於館驛，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於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泊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猷畝榮于祿食，徒步安于騶御，禽虫之歌吟，不儉于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

於筮楚之奔走，子朝出而游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于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逐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髣髴，或因而起，興得附題于諸君登樓之作，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卷之三

卷之三

八

